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

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偃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

者以千數

師古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銜音縣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

日乃得學書言文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逢

劉知幾曰朔傳委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朔之自叙也何良俊曰朔傳不承襲褚先生之語而自立論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頓挫死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取其說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二篇文章亦其奇偉如諫罷

上林苑與對武
帝朕何如主諸
語其剪裁去取
皆妙便可與史
記角立

茅坤曰東方曼
倩為漢朝第一
流此傳摹寫其
澹宕瑰璋之氣
極工當為漢書
第一文

盧舜治曰昔人
稱朔之于文史
經目而諷于口
過耳而闡于心
者是以年二十
餘即能誦四十
四萬言為一傳
大旨

劉放曰子路之
言可使有勇者

擊而中之
非斬刺也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
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眾之節也。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

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
宿諾**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師古曰編列次也。**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

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捷如慶忌。**
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

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偉之。令待詔公車。

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奉祿薄。未得

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

久之朔給騶朱儒曰

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

上以若

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

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曰索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

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何為。

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

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

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

何良俊曰余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耳。東方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今二人皆載列仙傳。

隆按亦奉一囊粟。是上所云奉

祿溥也

劉攽曰守宮生
屋壁如守宮然
故名之或在防
淫佚也

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

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

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問置守宮

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方目反。置守宮

孟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蠱名也。術家云以

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即滅矣。

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

亦禦扞之義耳。孟食器也。若孟而大。今之所謂孟也。孟音撥。

請射之。師古曰。遇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臣以為

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胠胠。善緣壁。至非

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跂行貌也。胠胠。視貌也。爾雅

守宮即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蝮音榮。蝮

音原。蝮音烏。典反。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

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

見幸遇者也。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古

曰榜擊也。反。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數也。

蘇林曰。婁音貧。婁之婁數音數。錢之數。婁數鉤。灌四

股鉤也。師古曰。婁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

以婁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

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婁數者。今

關中俗呼為寄生。非為為之寄生也。寓木。死童有枝

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數。明其常在

盆下。今讀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

宋祁曰。數音數
景本作數

劉敞曰朔意蓋以寄生靈數皆得附若他物而得名故謂在盆下之寄生為靈數但不當改前字字為盆爾又曰孟亦通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郎舍人也

茅坤曰言多難解

銜寔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

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

寔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曰暑音暴鄧展

曰呼音號箭之號暑音瓜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

近之暑自宛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曰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嘲之云口無

毛聲整毛聲整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整整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納

整也表之納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整音敖舍人恚曰朔擅詆欺

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

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

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整整者鳥哺殼也昭

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殼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殼音口豆反屍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觜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舍人不服因曰臣願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師古曰諧者韻之

言也今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狎呷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植黎之

也植應劭曰狎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疾反亞音鳥加反狎音五伊反呷音五

侯反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

鬼神尚幽闇故以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

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呷牙者兩犬爭也舍人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

隆按遂得愛幸
與上未得省見
稍得親近相顧

隆按初建元以
上叙其滑稽以
下叙其直諫

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父之伏日。

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

志。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

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

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

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

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

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

池陽。西至黃山。

晉灼曰宮名在槐里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

師古曰宜

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飲耐已。

師古曰耐酒新熟以祭宗廟也耐音紂解在景紀

八九月中

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

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

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

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

旦明

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

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稭其不黏者也音庚

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

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

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父之迺

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師古曰五日一

隆按夜出夕還者未明而出日

暮而還也

茅坤曰丞相御史不以諫諍而顧暗微循更衣及投宿諸宮以導之悲夫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官人也

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

上天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

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微渡繞也循行視也戒

備非常也微音工鈞反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

師古曰共後廼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

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書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

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耳宮名在鄠縣也

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

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

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墻壁崇廣故俗

呼為阿城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

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

師古曰屬連也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

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

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

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

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弋獵

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

為苑何必整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

扶風也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

隆按自初建元三年至此歷敘上微行南山起上林苑事為朝進諫起案林希元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昌大美麗典則如黃鍾大呂可荐郊廟如黼黻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茅坤曰文古而議正唐順之曰入事處脫洒不為事

使
徐中行曰朔諫
止上林苑一書
較相如諫獵長
揚更宏膽古雅
乃西京諫書第
一

隆按自其地至
此極言南山物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

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

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師古曰印。

音牛反。又有秔稻。藜粟。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蠶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

產之盛見必不可規以為苑也

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

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

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

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

虛。師古曰虛讀作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

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

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驚。又有深溝

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

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限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限也。師古曰張說。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

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虞之變隆按故務苑囿

三句總結上三段以下則歷引古之作無益者以戒之

隆按以觀天變應上天不為變

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土愚

臣恣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

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踈闊也。以孝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

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

與天為之變句

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

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廬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

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

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

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

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

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

茅坤曰亦諷諫
宋祁曰夕當作
少

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
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
洪範之辭也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
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
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師古曰
讓責也傳曰。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
壽豈謂時乎朔免
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
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
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

盧舜治曰朔小
遺殿上豈昔人
所謂繁其道而
穢其跡者歟
宋祁曰注者下
當添遺字

隆按叙董偃事
可當偃一小傳

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
者小便也

効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

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

主。

如淳曰竇太后之女
也故曰竇太主也

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

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

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

師古曰姣美
麗也音狡

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

師古曰計
謂用筭也

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

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

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

師古曰中府
掌金帛之藏

劉放曰城改成

盧舜治曰爰叔
得武帝上林南
山之意是以果
言而中

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
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益兄子也。與

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

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

以。師古曰以用也。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

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楸字也。言有

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任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足下何不白

主獻長門園。如淳曰寶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

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

隆按叔以金故
為偃畫見上策
叔之罪浮於偃
矣

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

名寶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

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

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

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一本使作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為公

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

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鼓

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

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

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

茅坤曰執當作服
隆按主不足道帝而願謁主人翁是導之淫也

帝臨其冢墓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

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

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

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

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

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

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鞬應劭曰宰人服也常

昭曰鞬形如躬鞬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祿憤賤人之服也傳著也鞬即今之臂鞬也傳讀曰附

鞬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

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頭謝上為

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

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

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

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楚鞬劍客輻湊師古

曰楚音千六反鞬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

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

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

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

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

劉敞曰上者上殿

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隆按自初帝姑至此歷叙董偃事詳密總為朔辟戟前諫起案

宋祁曰姚本域
下無也字
劉攽曰劉向說
春秋域南方淫
氣所生以應衰
姜然則朔正用
指脛爾何必遷
就魅域也

茅坤曰言多儻
蕩而慷慨故武

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
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
事。馳驚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
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
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
師古曰。域。魅也。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王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域也。偃為淫首。
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
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
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

帝不能不聽

為淫而易牙作患

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

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被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之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僖公乃定其位。

隆按是後公主
二句結上文作
腰斷案

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

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

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

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趨百姓多離農畝

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

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足履革

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以常帶劍師古曰但空莞蒲

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以莞兵木無刃

服度曰兵器如木而無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

文絲也緼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曰集以道德為

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

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

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

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絲也罽宮人簪瑇瑁垂

珠璣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瑇設戲車

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鼓撞萬石之鐘擊雷

霆之鼓師古曰言其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

陳仁子曰東方朔化民有道一
對隱然格心之
言雖進身不以
正而言則正矣
夫帝於群臣治
化之道凡二問
之公孫弘弘曰
使邪吏行弊政
用倦令治薄民
民不可得而化
是求其末而甚
其侈也問之東
方朔朔曰燔甲
帳卻走馬是正
其本而抑其侈
也弘之不如朔
明矣
隆按口諧辭給
四字一傳柱于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

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

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

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

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

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

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諧戲也談笑謂諧

諷調諷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

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于偽反上以朔口

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嘗問朔

茅坤曰似行諫而實諷

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

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

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

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

奭二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

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

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以臯陶

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以伊尹為

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

顏閔為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

學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官李路為

執金吾師古曰亦有勇力契為鴻臚應劭曰商作司徒敬敷

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龍逢為宗正師古曰

祭之臣也忠諫而死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

也以其直無所阿私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

政終令匡霸故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仲山甫

為光祿師古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申伯為太僕

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延陵季子為水

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百里奚為典屬

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

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謚曰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遽伯玉為太傅如淳曰

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為之孔父為詹事

師古曰遽伯玉衛大夫也名瑗孔父為詹事

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于孫

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

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王慶忌為期

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夏育為鼎官或

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拜為旄頭應劭曰拜善射故

官今殿前舉鼎者也拜為旄頭今為旄頭今以羽

林為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宋萬為式道侯師古

在乘輿車前師古曰拜音詣上廼大笑是時朝廷

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

孫弘及兒

四六

隆按朔此對詞
亦恢諧正其教
弄公卿處
又按朔之進對
句總結上文

寬也見音
五奚反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
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
何與比哉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雷齒牙樹頰
胲師古曰頰肉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脚
連睢尻師古曰睢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透迤也偶
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
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
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瞻字也瞻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
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
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

茅坤曰朔特異
人而不可以為
用世之人

洪邁曰東方朔
答客難自是文
中傑出揚雄擬
之為解嘲尚有
馳騁自得之妙
至於崔駰達旨
班固賓戲張衡
應問皆屋下架
屋章摹句寫其
病與七林同及
韓退之進學解

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
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
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
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
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
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
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澤及後世都居也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
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

出於是一洗矣

隆按彼一時也二句一篇綱領下文夫蘇秦一段是言彼時今則不然一段是言此時而夫天地一段則言進取之難明其所以不遇也

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

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

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

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

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

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

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

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

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

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

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

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竝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

一曰謂被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

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

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

茅坤曰澹石之肯

林希元曰雖自占地步事理亦是如此隆按時異事異句收拾上文與彼一時也二句相喚應安可不

務修身一句打
轉且議論亦正
林希元曰太公
以下又就修身
上生意

雅白華之詩也嘗苟有
於中必形於具外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

雅鶴鳴之詩也言處
卑而聲徹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

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

日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

而不敢怠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鷥雍渠

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鷺鷥音脊音零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

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

匆匆而易其行師古曰匆匆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

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眾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

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工苟反謂以玉為瑱用黈

纁縣也以黃縣為九用組懸之於冕明有所不見聰

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

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

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

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今世之處士魁然

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

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

林希元曰燕之用樂毅三句申前蘇秦張儀意隆按遇其時即彼一時之時究闕以下文選注作朔日謙意以上文觀之當是朔譏客之言

宜也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

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

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

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遙反以廷撞鐘文穎曰謂棗廷也師古曰音徒丁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繇是

觀之譬猶臚鼯之鼯狗服虔曰音蹤劬如淳曰臚鼯小鼯也音精劬孤豚

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齒也音仕客反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

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

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

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食於

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

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

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

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

日見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

隆按談何容易
一句作柱下又
復三用故曰談
何容易句段段
鎖結
又接首提談有
序于目二段為
綱

隆按龍逢比干
二人是上所謂
恃目拂耳謬心
而便身也

唯恭應也。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音弋癸反
曰竦企。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
待也。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夫談有恃於目，拂於
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恃，逆也。拂，違戾也。或有
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
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
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
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
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

隆按蜚廉惡來
二人是上所謂
說目順耳快心
而毀行也

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果
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危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
及蜚廉、惡來、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
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琢刻鏤之
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瑀，與彫同。畫也。務快耳目之欲，
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
虛。師古曰：弛，頹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此之謂也。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

隆按志士仁人結上輩廉惡來意

隆按養壽命之士一段申結上龍逢比干意王維楨曰遂居深山一段歸結在避世上

隆按此下言士貴遇主因舉接

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

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

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

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

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

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

反居具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

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竝在鄒陽傳此二人者皆

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

寬和之色師古曰閒讀日閑閑暇也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

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畫計也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

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耻辱負

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冒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以

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

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以仁為本以義為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

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

輿箕子之不遇與太公伊尹之遇湯文者立言之茅坤曰避濁世以全其身此即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本意

隆按末二句總收拾一篇意又按此篇是寓言從韓非說難變化來以談何容易一句為主見君子忠言讜論惟明王聖主斯能聽之不然而免放戮之禍者幾希矣反覆千餘言俱不出此意

茅坤曰一一暗諷當世

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

隆按自於是至此言納諫之効如此而結句於人君尤深致意焉其卷卷忠愛之情亦可想見

何良俊曰范蠡載西施以去越東方朔以千金買少婦輒易去相如使文君當壚身著犢鼻絳語於市中三人皆慢世也王子敬云不如長卿

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文音讀曰蓄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榦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青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

慢世豈知范蠡
東方朔尤慢世
之雄者乎

茅坤曰漢書贊
此篇第一

方孝孺曰東方
朔在武帝時諫
諍似汲黯文辭
似司馬相如肆
志輕世曠然有
麾斥八極之意
去公孫弘輩甚
遠特以好為談
諧之談遂為君
子所薄惜哉

向別錄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所載也傳及俗所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

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

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

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

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

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

患是為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

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

師古曰瓚說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帥也朔之談諧

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

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

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

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

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也著音直略反

何喬新曰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不激詭如東方朔詭諧之詭談則鄙為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黃震曰朔固滑稽之雄也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於非至其却董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一時文墨議論之士孰有髣髴其萬一者乎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五

終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六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

門。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

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

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

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

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

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

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奔師古。後再以左將軍。出定

隆按此傳以代為丞相。聯絡公孫劉田王楊蔡七人。又以代為御史大夫。聯絡陳鄭二人。酷類太史公。張丞相傳體。黃震曰。賀以戚畹父子並位。公卿無德而祿其禍固宜。若其悲泣不受宰相印綬。則漢事從可知矣。

隆按夫人皇后姊一傳之根。公孫父子以此而興。亦以此而滅云。

胡寅曰宰相人臣所願為者而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北軍錢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偶詛上而不能發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特武帝好殺之過哉

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間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頻也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賀殆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

與上比坐事死句相顧

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

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

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

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

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

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安世遂

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

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

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像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詛有惡言下有

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

王維楨曰南山之竹四句深幸敬聲惡極罪大可加禍以報怨適喜幸之詞故下一笑字劉放曰使人死多人字王鑿曰三遂字緊嚴族字與上宗字相應

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

在江充。侯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侯太子諡侯而置園邑故云侯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

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誥御史故丞相賀

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

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成邊卒糧乏不能為方

計以益。貨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朕

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廼以邊為援。如淳曰使

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行。使內郡自省作

車。服虔曰詐令內郡自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

隆按此傳備叙故丞相賀詔辭見釐始所以進之故既入釐事只敘太子反一節又載亂之功俱歸莽通輩而釐畧不之及釐之碌碌無為見矣及其與廣利辭決却以親故謀立昌邑小人用周釐之謂也自取滅門之禍宜哉又按詔但著賀之惡不揚釐之

賢而班椽引入釐傳則其不滿之意已露于篇端矣

餘功用而作車。又令耕者自轉。文穎曰自以困農。煩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

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

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其以

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

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夫親親任賢。周唐

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

晉灼曰東海縣其秋侯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

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是而逃難故失印綬也

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

黃震曰侯太子之變使宰相得人明太子之無他察江充之傾危抗章武帝身任安危之託猶庶幾也而使屈釐當之悲夫茅坤曰以下事

張璠曰

當併詳江充矣太子傳傳不能載故附見于此此不如史記處

隆按母令反者得出伏後坐令太子得出案

置驛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

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

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

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

閉城門母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

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

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

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

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

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

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

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

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

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

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

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

兵去歐四市人師古曰歐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關下

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

隆按安受節伏後坐受太子節案盧舜治曰太子誅江充事已畢矣至於發武庫兵又發北軍兵

又歐四市人又與丞相合戰五日將置君父於何所耶書法自在

街衢之傍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犇覆

盜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號杜門會夜司直

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

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

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

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

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

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

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

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

侯建為德侯成為秬侯孟康曰秬音姤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

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

士劫畧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畧故徙之也以太

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

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

設宴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

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為不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釐許

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

張敖刻

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

隆按白頭翁教
臣言與下文此
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句相闕

劉子輦曰。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寃。是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恨之心。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豈非智有餘耶。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千秋無他施。為所謂有智者。豈

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數月。即拜之言不移時也。遂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為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邵實曰一言寤意古有之矣傳說是也上書而拜相何不可之有漢之時上書者賈山賈誼董仲舒莫非其人以是為相而號於四夷曰上書得之不亦光乎苟不論其人而徒以上書為陋何言之偏也
茅坤曰覽此報可見上亦悔恨之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賞之。師古曰：賞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言稱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

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

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

鞫也。師古曰：鞫問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

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

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

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

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

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毋偏毋

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也。後歲

餘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鈞弋宮名也。昭帝

按傳內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曰敦厚有智曰謹厚有重德此一篇之綱領

母趙婕妤居之故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立受遺詔輔導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

隆按因號曰車丞相足首句意

隆按因上文次弘羊與千秋並受遺詔此遂附弘羊事於尾云茅坤曰弘羊當自為傳不當附見于此黃震曰田千秋王訢二人為相於博陸侯輔幼主之日尸位而已無足論者世率以是議光不選任賢能而徒

皆得煮鹽鑄鐵因千秋為相十二年薨諡曰定侯初總論政治得失也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為國家興摧筦之利師古曰推謂專其利使入官也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

取其易制張安世杜延年皆一時之選而光皆以之自副光豈棄賢者哉特其不學不知宰相為重終以具位者充之耳

隆按勝之壯訢言以脫其死遂薦天子以封侯終宜事功之炳如也而班史所載止扶風修治供辨一節盡死力者宜如是已耶

與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錘也。欲斬人皆伏於錘上也。錘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史反。顓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音猶假。也言饒假之。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益封三百戶。

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自訢傳國至玄。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諱亦不可掩也。

孫莽敗。迺絕。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居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

隆按敞以司馬起家至封侯。而所可見者僅廢立一節。又夫人贊助之力。敞之碌碌可見。班史不虛羨哉。

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不即告也。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

黃震曰敬具臣
耳憚有行能而
以自伐取禍惜
乎
隆按附立憚傳

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敬
敬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
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
必有更衣之處也敬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謂
遽速也敬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
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
年從更衣還敬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
共言故云參
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
位月餘敬薨諡曰敬侯子忠嗣以敬居位定策安宗
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憚字子幼師古曰憚
音於粉反以忠

叙事有姿態筆
執縱橫酷似太
史公文

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郎而
常侍故謂常侍騎憚母司馬遷女
也憚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
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憚先聞知
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憚等五人
皆封憚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
財用給文書適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
所出故取名焉移
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
言出財用者雖非洗沐常得在
外也貧者實病
皆以沐假償之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
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
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貨
賂流行傳相放效憚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

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薄書給繅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

隆按與戴長樂相失句是細長樂者以下是目

隆按高昌侯以下是長樂告惲之書凡六節並晦昧語文法極頓挫
何良俊曰楊子幼傳載子幼與戴長樂辨詰獄辭彷彿魏其武安侯傳東漢書

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

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

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服虔曰兼行天

子事先肄習威儀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

帝肄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稅侯廼為御耳御謂御車也稅音丁故反人有上

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

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

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門關折馬死

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

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

路粹誣奏孔融
語遠不逮也

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

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

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又中書謁者

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

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也。

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歟。惡單于

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來。惲上觀西閣上畫

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

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

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

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

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

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

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聽音，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

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夫陰不雨。此春秋

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

子歲祠之。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

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

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

光祿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師古曰飭與敕同太富平侯張延壽也

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

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

曰今延壽證云憚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

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

毋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

餘罪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

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

師古曰詆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

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

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畧

士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

可憐之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宰

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晡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

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

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

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

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

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

真德秀曰憚文似史遷然其辭涉怨望
樓昉曰憚太史公外孫宣帝雖刻深取禍亦有自
隆按憚報會宗書慷慨激烈規模布置宛然外祖答任安書風致

指而自文。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
 飾其過。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
 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
 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
 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
 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
 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
 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
 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
 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

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師古曰。充縣官。

之賦。斂也。

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

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張晏曰。喪。

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

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

師古曰。包魚毛炙肉也。即今所謂。

爇也。包音步交反。爇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

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

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應劭

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

而呼烏烏。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

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

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

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莫豆莖也音其須

待是日也拂衣而喜奮矍低叩。師古曰裏頓足起舞也。古袖字。

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雜賤販

賢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

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

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

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

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

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

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頃者足下離

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戎之夷之地也。子

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賭子之志矣。師古曰言

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方當盛漢

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

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

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

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

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

胡寅曰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如此而已以兩言狂

易而殺廉潔剛
直之士若割草
管曾無顧惜之
意宣帝真刻薄
哉
隆按宣帝處憚
不以戴長樂所
告六事而以孫
會宗一書異哉
帝之失刑也

王應麟曰自大
將軍光持國柄
丞相取充位田
千秋謹厚自守
猶曰武帝所命
也繼以王訢錄

錄無聞若楊敞
蔡義皆給事大
將軍莫府者相
乎相乎媮合苟
容而已乎

隆按短小無須
眉三句與上容
貌不及衆句相
應

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如淳曰騶馬以
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
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
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
正憚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
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
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
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衆歛錢物為義
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

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

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

而不弃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

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

詩。甚說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

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

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

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

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

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顛制者。光聞之。

黃震曰萬年以善柔取顯達其子咸以殘酷取憂患皆非中道

劉子暈曰以吉之賢猶樂佞人之信乎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欲世濟

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

廣陵太守。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

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

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

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

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

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

其術悲夫

盧舜治曰大要教咸調也一傳骨子萬年以視病獨留調丙吉咸數賂遺調陳湯

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

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

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

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

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師古曰調古諂字。萬年迺不復言。萬

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

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

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

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

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

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音力向反。

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

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

法輒論輸府。師古曰。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

為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

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

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

隆按其治放嚴。延年收結上文。其廉不如引起下文。

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

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鈞反。奢侈

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于向反。郡中長

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以

約勅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日。熱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

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

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

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

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承

凌約言曰。咸賂遺陳湯。即父牀下教戒之術至。

於殺伐殘酷其天性然也此傳前後自相昭應

隆按方進奏咸數語一傳結案

黃震曰弘昌兄弟皆能吏而弘

公湯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鈎音工侯反沒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權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官黃門鈎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弃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紀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

為優隆按傳弘而插入昌似合非合短簡中自有法度

隆按贊以鹽鐵議發論自車千秋傳中接來彼開其端此竟其說也

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

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

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

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

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相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

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

竝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

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

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斷

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彊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

詳備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

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讀與矯同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

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

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

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

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

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

生也謂與上官策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

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

也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

徒何足選也。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六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七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師古曰

曰先令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師古曰羸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

為遺令必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

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

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

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猶賀也祁侯與王孫書曰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

隆按五人同傳大都於楊胡朱云取其危行於梅福取其危言然而言行皆不得其中故贊以狂狷二字概之云何良俊曰班固傳揚王孫事雖無大關係然能達大道之本不可使後世不知此等議論茅坤曰傳楊王孫獨以羸葬一事為案其說本莊周來亦所謂曠世寡靡之見而班掾之文亦

稱

黃震曰王孫厚自奉養二錄葬非矯世也過以自文也隆按王孫謂厚葬亡益于死者固是名言至謂朽腐歸土乃死欲速朽之意非通論也蓋其學本黃老虛無故

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

其遺令如此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班氏冠之傳首與朱雲同例似非其倫

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師古曰鬲

與隔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

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

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

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

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

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昔帝堯之葬也窾

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窾音款窾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積字也積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其穿下不亂泉上

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其穿下不亂泉上

何良俊曰胡建傳其事亦甚後傳不知史記何故不為之立傳傳中言孝武天漢中為軍正丞或者以太史公得罪以後事也茅坤曰胡建特附申韓之學與楊王孫相反者大略本鄧都輩

不泄殍

師古曰尚亂絕也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師古曰尚崇也言生

死皆儉約也

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

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

也。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

重感於戲。吾不為也。邾侯曰善。遂贏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師古曰南

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

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

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

時監

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

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

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

同。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

師古曰約束也。我欲與公有所

來

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曰。監御

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

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

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

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

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

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

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

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

私買

賈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

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

隆按李法說苑作理法

何孟春曰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殺人不惟不罪且褒稱之觀此詔可概見已異日李廣斬霸陵醉尉而上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于將軍也亦是此意隆按何文吏也

之事也故稱其書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

日李法蘇說近之

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

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丞屬軍正

日二千石謂軍中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

校尉都尉之屬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

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

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兵書之名也

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

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

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

應上用文吏議句又何疑焉應上丞於用法疑句

黃震曰建小有才斬御史以立名至於圍捕蓋主之廬以取死非大節所繫死傷勇矣

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

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

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

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

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奔走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

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蓋

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

甲第謂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

獄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

蘇說非也言為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

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

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

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

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

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永嘉上

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

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

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

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

王維楨曰。是時重錄錄無奇節。

嘉薦之而衡短之。觀異日請上方。劍一事則衡之識不逮嘉也。遠矣。

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

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

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

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

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

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

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繫

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

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

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

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
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今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賢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賢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
音子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拄五鹿
君。師古曰：拄，刺也。距也。音竹。度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獄獄。朱雲
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
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
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
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

隆按時陳咸一
段伏丞相奏咸
案

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
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
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
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
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
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
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
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
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

茅坤曰朱雲既以罪廢錮矣而突請尚方劍以斬佞臣其氣雖烈不免易之壯趾之凶矣

黃震曰雲狂直未得進退之中

道願斬張禹一語萬世而下讀

之者未嘗不心開目明若執熱

之濯清風也嗚呼雲亦一時英傑也哉

周孟中曰賈生之疏文帝此謹

履霜之戒於未然得已而諫也

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

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

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不能益民

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

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

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

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

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

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

朱雲之諫成帝此啓納約之牖於已然不得已而諫也

盧舜治曰雲解官之後乘牛車

過諸生甘心田

野不願留東閣

其出處之事畢矣

隆按自言能傳

白氏蕭氏之業

未言嚴氏能傳

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官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

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

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

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

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

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宣不

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

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

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

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

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

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

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

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

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於是年之儲曰升平

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

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

唐順之曰此文如野戰之兵

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

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

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

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

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

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之詩也已解於上。廟堂之議。非草茅

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

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

林希元曰以上言國家權輕意歸在不求士故下文遂以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足之

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

林希元曰以上言人才不敷當用爵祿束帛以

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伯繇也繆公曰即秦穆公伯繇也讀曰霸繇讀曰由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懣音滿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

求之又曰此至字輕說不然秦在漢前說不通矣

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至秦則不然張誹

隆按復舉高祖孝武與前相應

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陳平之過而獲其

林希元曰以高祖武帝求賢為霸道既非以漢成爲用三代遷舉之法收士尤非

謀晉文召天王齊相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仲為相並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

直德秀曰此一節議論不醇不可以為法

仲為相並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

可以為法

仲為相並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

隆按至此方見
本意

色成體謂之純。白黑襍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
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
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
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綠。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
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
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
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
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

林希元曰收拾
前面意遺武帝
者省文也

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
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
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
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畿切

王氏十月之詩刺後族太盛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

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
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眾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

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
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

何孟春曰為王
章為鳳所誅因

泛言外戚權重之禍遂及當今災異詞不迫而意已至矣

真德秀曰魯三家晉六卿漢曹氏魏司馬氏皆秉權至於再世之後遂以篡國蓋執成而附者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漢

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

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喻也斗身為魁使

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

衆故也福之言信有旨哉

陳仁子曰人處權臣柄政之時而言者未有不死王章之於王

鳳是也獨劉向與梅福幸而不死鳳其猶畏宗

臣畏公議歟邵寶曰孔子萬世道德之師封爵其後禮也而

曰為殷後何居殷之後周封之矣孔子殷人也

封以殷者一代之典封以孔者萬世之澤

其權也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

不納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

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

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

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

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

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

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展也法坐正坐也聽朝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

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

王慎中曰流出于戶言不覆風雨暴露于戶外也奇解非隆按以上泛論以下方見本意

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杞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

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

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

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

臣。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孔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為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

真德秀曰此說與金縢異

隆按不滅之名應上名滅句陳仁子曰夫周封四代之後而興秦滅六國之後而亡此天下不易之理也若以孔氏為殷後比之周子南君萬萬不侔匡衡言之而不行梅福言之而不納嗚呼梅福觸王鳳於前而欲獻謀於後其不納

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本無初字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也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

宜也。異時漢立殷後。卒用孔氏。蓋斷斷不可易。但福之言不合於鳳。故爾。

直德秀曰王氏用事既久。名儒如杜欽谷。未大。臣如張禹。皆陰附之。惟劉向言之。再四而王章至。觸死而不顧。然皆職分所當言也。福遠方一尉耳。乃亦昌言。

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

無所忌至恭尊
政又能迢然遠
逝以全其身高
風峻節千載而
下猶使人興敬

福一朝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
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

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

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

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

師古曰隔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

莽第門若鬼神之戒翼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

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

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

黃震曰敞奮不顧身以收其師而為賊莽用胡不充其所以事師者事君耶

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

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

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

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

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弼

之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

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免病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

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仁是也胡建臨敞敢斷武昭於外師古

劉知幾曰史之有論也蓋欲省文可知如班固贊曰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

其備所謂省文可知也
何喬新曰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不抑抗如梅福之去官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

曰昭明也。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傷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太府。師古曰：再入太府，謂初為大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七 終

